

慈禧與珍妃

(二)

章君毅

「清宮殘夢」幾分真實？

裕庚本姓徐，字朗西，他的父親聯某字翰庭，道光咸豐年間在江蘇當過知縣，倒是一位循規蹈矩，安份守己的老實人。裕庚小時候很聰明，大有十行並下，過目成誦之概。然而每逢親戚朋友在聯某跟前，誇讚裕庚將來一定大有出息，聯某總是喟然太息的說：

「這孩子仗着自己的一點小聰明，不受範圍不中規矩，將來越是貴顯，越發不能克保令名。我料準了他必將敗壞家聲。總而言之，舍下有了這個孩子，斷然不是家門之幸。」

知子莫若父，聯某昔日所料，其後果然不幸而言中。裕庚宦途得意，屢屢受知於內閣學士勝保、東河總督喬松年、兩廣總督英翰，以及李鴻章、劉銘傳、張之洞等，得了這些位大好佬的汲引，使他官運亨通，一直做到內閣侍讀學士，奉使法國，前後達六年之久，擢升為三品卿。可是

他的家庭妻妾子女却是一筆糊塗濫賬，裕庚的元配早逝，遺留一子名奎齡。乃以他元配的大脚丫頭鳳兒填房，再納一京師妓女為妾，但却不久便被鳳兒百端欺凌拷掠備至，逼得她走頭無路，唯有服毒自盡。及後他又在北京邂逅那西洋妓，洋妓家住上海，因為追蹤所歡北上京師，一時無法尋覓前度劉郎，乃被裕庚納為小星。從此她跟鳳兒又展開了明爭暗鬥，洋妓閱歷既廣，心狠手辣。鳳兒不是她的對手，兩豸醋海興波，洋妓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，終使鳳兒一根繩子上了吊。從此洋妓氣日張，權日重，將家中連出兩條人命。的裕庚玩弄於股掌之上。她和裕庚約法兩章，不准娶小，不得再有外遇。更迫使裕庚的長子奎齡夫婦稱她為母，奎齡夫婦不從，逃出家門，雙雙病逝。洋妓又將裕庚朝夕鞭撻，至於哀哭號叫，引起隣居英國教士的干涉，方始稍稍收斂。這

洋妓給裕庚生了一子二女，外帶一名拖油瓶名叫羊哥。二女即為德齡、容齡姐妹，擅英法語文，乃被慈禧召入宮中擔任翻譯。慈禧會借美國畫家卡爾女士替她繪油畫像，她命德齡問聲應付多少酬勞。卡爾女士說她給中國女皇繪像便是無上的榮耀，她婉却酬金。據說德齡會報了八萬兩銀子的花賬，中飽入己，被慈禧查明以後，遂將這兩姐妹一概驅逐出宮。

嗣後，德齡便以「公主」之名寫了好幾部有關清室宮闈秘勿的書。由於她們在宮中為時甚暫，見聞有限，書中謬誤自屬難免。德齡、容齡住在清宮裏的那一段時期，光緒曾經請德齡教他英文，他自己規定每天上英文課一小時，由於光緒領悟力強，記性很好，進度總算相當的快。祇是因為學習時間太短，他的英文程度只能誦讀、默寫初級教科書中的短篇故事，所遺憾的是發音不

够清晰。此外他的英文書法也很不錯，平素所描摹的古體和裝飾體英文字母頗有奇趣，相當秀麗。時值庚子拳亂過後，慈禧正由極度仇外一轉而為過份懼外媚外，她聽說光緒在學英文覺得十分欣悅。一時興起，她也要跟光緒一道學習，可是她祇上了兩課，即已感到不耐，從此以後她便不再提起這碼子事了。

光緒的英文程度大致如此，跟梁啓超「光緒

聖德記」一書中所謂的「當是時上讀古今中外之書甚多，講西法甚熟，皆遠出諸大臣千萬」，暨「博覽西書，深通萬國」之類的過份頌揚，實有一段距離。梁啓超的「光緒聖德記」中又曾指出：

「乙未年上欲變政，旋為西后所忌，杖二妃，逐侍郎長麟、汪鳴鑾、流妃兄侍郎志銳，褫學士文廷式，永不敘用，皆以諸臣請收攬大權之故



誰說慈禧嚴禁宮中拍照？她本人拍照的興趣就很高。圖為慈禧七十生辰之日，扮觀世音與李蓮英等合影，當時她正患病，拍此照時受了點風寒，病勢遂因而加重，十二天後便在昏迷之中病逝。

財大產大子孫禍大

。太監寇連材請歸政，則殺之，於是上幾廢，以醇酒自晦僅免，乃能延至今歲。（按指戊戌，亦即光緒二十四年，公元一八九八年）。」

照梁啓超的說法，彷彿在戊戌政變的前三年

，光緒二十一年（一八九五），慈禧即已深忌光緒有變法的企圖，而在戊戌六君子見殺之前，先就興過一次大獄。瑾妃、珍妃、長麟、汪鳴鑾、志銳、文廷式，乃至被殺的太監寇連材，全成了變法的犧牲者，維新變法——保皇運動的先知先覺，先賢先烈。事實上，梁啓超此說却是並不盡然。珍、瑾二妃的受杖，乃至寇連材的處死，都是獨立性的事件，各有其因素、內幕及背景，和戊戌年的變法維新運動，絲毫無涉。最低限度，也跟康有為、梁啓超所倡導的變法維新，拉不上關係。證據之一，即係康有為初次上書，時在慈禧猶仍垂簾聽政的光緒十四年九月（一八八八），當時北京城裏的官員和士大夫，都認為他是瘋子。相關大臣不予轉呈，所以慈禧、光緒，一概的都沒看見。第二次聯絡晉京會試的舉人公車上書則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（一八九五陽曆四月），也是被都察院拒絕不收。光緒首次所見到的康有為變法維新主張，係在同年五月十一日（陽曆六月三日），當時康有為已中進士，被引見過，授工部主事之職。他閱過了康有為第三次上書以後，據康有為說是「覽而喜之」，旋即發下軍機，抄錄四份。一份呈慈禧，一份存軍機處，發交各省督撫將軍重議，一份存乾清宮（在紫禁

(二) 妃珍與慈禧

宮乾清門內，係清帝召對臣工，引見庶僚的地方。由清世祖順治帝手書「正大光明」匾，就掛在那兒。既不是慈禧的燕居之所，也不是珍瑾二妃，乃至皇后可以隨意出入之處，一份存勳政殿備覽。由此可見，光緒頭一回認為康有為的意見很有見地，他不但不滿着慈禧，甚至還忙不迭的向她推介。

事實上，慈禧和光緒的「假母子失和」，可謂冰凍三尺，非一日之寒，而且可以斷定決不是由於變法維新的政治歧見所引起。慈禧之所以要立四歲的光緒為同治的繼承人，揭穿了來說，目的之一在於兒皇帝便於控制調教，使她「多年的媳婦熬成婆」，好不容易爭到手的大權不至於旁落。目的之二則以光緒在血統上和她最近，既是夫弟之子，又是胞妹的骨肉。目的之三厥為光緒的生身父母奕譞及其福晉救過她的命，帶一種報答的心理。同時，奕譞謙沖自抑，輜光養晦，他本人決不會得掀風作浪，節外生枝，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來跟慈禧爭權奪利。醇親王奕譞曾經親筆寫過一則傳諸子孫，世代遵守的治家格言，字裏行間，居然就一點兒也玩味不出堂堂滿清親王的口氣。這個治家格言是為：

「財也大，產也大，將來兒孫禍也大。借問此理是如何？子孫錢多膽也大，天樣大事都不怕，不喪身家不肯罷。」

「財也少，產也少，將來子孫禍也少。若問此理是若何？子孫錢少膽也小，些微產業知自保，儉使儉用也過了。」

格言之外，奕譞又會命工匠特地仿製一具周

代的敬器，供放在奕譞辦事與休息的所在，寶翰堂正當中的一張几上。這具敬器構造很妙，注水及其半，便保持平衡，不致傾斜，一旦注滿，立刻翻轉過來，將所有的水全部傾覆流光。奕譞並在敬器上面刻了一篇銘詞，諄諄告誡後世子孫滿招損，謙受益的人生大道理。

由於奕譞的個性跟他四哥咸豐，六哥恭親王奕訢迥然不同，使慈禧深覺他這位夫弟大可利用，因而才出現了奇迹，在慈禧的一力主張之下，醇親王府竟然接連出了兩位皇帝，繼同治的光緒，和繼光緒的宣統（溥儀，奕譞之孫，光緒之侄）。而慈禧之對待奕譞，也曾極盡籠絡羈縻之能事。她不但使自己的胞妹嫁給奕譞成為醇親王府的正福晉，還曾在內務府的秀女之中，特地選了一位姓顏佳氏的美女，賜給奕譞而為其三位側福晉中最得寵的一個。不幸顏佳氏紅顏薄命，她到醇親王府方祇兩年便得病身死。奕譞為了對慈禧的殊恩表示感激涕零，還特地作了一首「欽奉懿旨顏佳氏封側福晉敬紀詩」，在這首詩的結句中，有云：

「歿受殊恩生拜賜，旁妻幾見此哀榮！」

為兒皇帝立賣身契

光是對於這位懿賜的奕譞姬妾，兩年前後，從生到死。慈禧即會歷賜簪珥、衣服、銀兩，命入宮禁兩次，特賜珠細蟒袍。死賜白檀梵文牌，命殮時掛胸間，並賜玉珮、荷包各一。除此之外，又連日派中使齎奠凡五次，靈柩發引赴妙高峯時，尤派太監送殯。

慈禧對奕譞極力籠絡，無微不至，奕譞當然也得時刻表現感恩戴德，衷心忠誠。他在醇王府花園的一座長亭裏，便懸有「恩波亭」的匾額，又在玻璃抱厦中掛着如下的一副對聯：

「福祿重重增福祿，」
「恩光輩輩受恩光。」

這些個話，明明都是指向慈禧而說，同時也是慈禧所樂於聽聞的。

做老子的不過是個親王，他兒子却因緣際會當上了皇帝，按照專制政治制度，封建時代的規矩。兒子既是九五之尊，老子也唯有稱臣，那裏還談得上什麼教訓、告誡？但是當光緒入學就讀，束髮受書，奕譞便特地「請准」慈禧，讓他作一首詩，誠勉光緒。這一首詩直到光緒三十四歲不明不白的死去，猶仍懸在毓慶宮皇帝書房的西面牆上。至少在光緒求學期間，讓光緒朝夕相對，時刻誦讀，當作他的座右銘。

因為這首詩來得不合皇室體制，尤其是出於慈禧的特准，因此對於光緒的一生立身行事，也就顯得份外的重要。我們甚至可以這麼說，這一首詩是慈禧和奕譞之間所簽訂的條約協定，它表達了慈禧對於光緒的要求，作為她扶植光緒當上皇帝所應獲的代價。此一要求先由奕譞代表光緒表示絕對同意。於是，它便形成了加諸於光緒的金科玉律，絲毫不容違背，否則的話，他即將「獲罪於天，罪無可道」。再說得不好聽點，這一首詩實同於奕譞、光緒父子所簽立的一張賣身契。此一關係光緒終生命運的七律二首，是寫在一幅手卷上的，原文如次：

(二) 妃珍與禧慈

「正月十七日蒙太后召見，面奏因皇帝四月二十一日入學讀書，仰承慈命照料一切事務。現作誠勉詩二章，擬書橫額，屆時交入內廷，奉懿旨允許，存稿如左：

其一

懍承列聖艱難業，永記東朝覆載恩，心似權衡持正直，事如涇渭辨清渾。行成端賴研磨久，志減常因享用尊，見善則從過勿飾，義為人路禮為門。

其二

慎依家法敬臨民，上下情聯一點真，借樂始容王在圃，有為應念舜何人？簡篇要鑒興衰迹，舟楫全資內外臣，天命靡常修厥德，隋珠趙壁總浮塵。」

這當然是突讓苦心孤詣，諄諄誠勉的精心作品。兩首詩，頭兩個字便以醍醐灌頂之勢，要他兒子光緒切記「懍」、「慎」。必須戰戰兢兢，如履薄冰，方始侍候得了陰險狠毒的慈禧老太。而且還得時刻不忘慈禧的覆載——天高地厚之恩，「見善則從」是說一切都要聽從慈禧老太的。「過勿飾」則尤須有錯認錯絕對不容頂撞。「上下情聯一點真」是要他兒子永遠和慈禧一片真心誠意，骨肉之情，斷乎不容聯絡了外人來反抗她。「隋珠趙壁總浮塵」呢，彷彿他是在一聲長歎的說：

「兒啊，即使你當上了皇帝，只要有慈禧太

后在。一切的一切，你都看淡點吧。」

問題在於，慈禧永遠以這兩首詩作為衡量光緒一言一行的標準，偶有違反，便是背悖誓約，大逆不道。而光緒咧，當他離開書房為時久了，難免就會偶然或忘。同時，詩中誠勉的種種，也不是一個有思想，有靈魂，而非槁木死灰，太上忘情者流所能够做到的。由此，便形成了慈禧、光緒間嚴重的衝突。

退潛居士立此存照

祇爲了慈禧抬舉他兒子當那醇府一家都衷心非願，不得已始從之的傀儡皇帝，不但老子代兒子立賣身契。還彼此心知，除非光緒長大成人後是個白癡，將來必定會為此產生悲劇。在此之外，做老子的本身也得向慈禧提供保證，他決不會利用兒子的皇帝地位，萌生政治野心，妄想分慈禧一杯羹。所以，突讓從此自號「退潛居士」，額他的西園新室爲「退省齋」，不斷的做些淡泊明志，寧靜致遠的詩，連一方常用的象牙鎮紙，都鐫刻上：「閒可養心，退思補過」八個字。有以明志的詩則如像下列的「退思齋」詩紀：

「西園新室自額之曰退省齋，詩以紀之。

勸世唯崇約，修身務退思，己情非力省，物理固周之。爵秩榮叨忝，奢華念易滋，鑄顏期寡過，不次發予思」。

自我表白還不算數，慈禧還要突讓「立此存照」，寫下斷乎不容更易的字據。光緒一登基，他老子突讓立刻便上奏，他說：

「……忽蒙

懿旨下降，擇定嗣皇帝，倉猝間昏迷罔知所措，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症，實屬委頓成廢，唯有哀懇矜全，許乞骸骨，爲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，爲宣宗成皇帝（咸豐）留一庸鈍無才之子……」

僅祇告病乞骸骨，還嫌表白得不够明顯。突讓唯恐慈禧偶或自問：「他若有朝一日說他病好了，那可怎麼辦？」因此，突讓緊接着又上了一本折奏，而且自動請求，「仰懇皇太后將臣此摺留之宮中，俟皇帝親政時，宣示廷臣世賞之由及臣寅畏本意，千秋萬載，勿再更張。如有以治平（宋英宗年號）、嘉靖之說進者（明世宗年號）附註：宋英宗是濮王趙允讓的第十三子，明世宗的父親則爲興獻王朱祐抗。這兩位皇帝跟光緒一樣，都由於大行皇帝無嗣，而以外藩之子受禪）務目之爲奸邪小人，立加屏斥。果蒙慈命嚴切，皇帝敢不欽遵？是不但微臣名節得以保全，而關乎君子小人消長之機者，實爲至大且要。」

突讓在這本折奏中所要「立此存照」的是什麼呢？拋開起首的那一篇堂而皇之的大道理不談，折奏中的要點則在於：

「……恭維皇清受天之命，列聖相承，十朝一脈，至隆極盛，曠古罕觀。詎穆宗毅皇帝（同治的廟號）春秋正盛，遽棄臣民。皇太后以宗廟社稷爲重，特命皇帝入承大統，復推恩及臣，以親王世襲罔替叨異數，感且莫名，原不應更生過慮。唯思此時垂帘聽政，簡用賢良，廷議既屬執中，邪說自必潛匿。倘將來親政後，或有草莽新進之徒，趨六年拜相捷徑，以危言故事聳動宸聽，不幸稍一夷猶，則朝廷徒滋多事矣！」

原來他是預作聲明，連十餘年後，將來光緒親政，自己身為皇帝之父的過問政治機會，都不惜毅然決然，為之連根拔除，預知根絕後患，有以表示自己決無絲毫野心奢望，皇帝的老子，斬釘截鐵的聲明終他一生，現實政治與他絕對無關。慈禧得了他這一本折奏，當然是私衷欣慰。因此她毫不猶移的「俯准所請」，把奕譞的此一折奏留諸宮中。殊不知，十六年以後，果然發生了莫大的作用。

因為在光緒十六年上，居然就有一位同治年間進士，迭任廣東、湖南巡撫，河道總督的吳大澂，揣摩不透慈禧的心理，冒冒失失的上了一本，請清廷在光緒親政以後，尊崇光緒皇帝的生身父親醇親王奕譞。這一下慈禧有恃無恐，她正好檢出奕譞十六年前的原折奏，狠狠的擱了吳大澂一記耳光，來上一次殺鷄驚猴，為天下臣民立個榜樣。慈禧下詔說道：

「（光緒）皇帝入繼文宗顯皇帝（同治），寅（敬也）承大統，醇親王奕譞謙卑謹慎，翼翼小心，十餘年來深宮派辦事宜，靡不殫竭心力，恪恭敬職。每遇優加異數，皆再四涕泣懇辭。前賞杏黃轎，至今不敢乘坐。其秉心忠赤，嚴畏殊常，非徒深宮知之最深，實天下臣民所共諒。自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，醇親王即有預杜妄論一奏：『（原奏如上）。』其披瀝之忱，自古純臣居心，何以過此？茲當歸政伊始，吳大澂果有此奏，用特明白曉諭，並將醇親王原奏發鈔，俾天下臣民咸知我朝隆軌，超越古今。即賢王心事，亦從此可以共白。嗣後噉名希寵之徒，更何所容

其覬覦乎？……」

奕譞曾是朝廷柱石

吳大澂一拍不中，正好給慈禧借題發揮，這一巴掌擱得着實清脆響亮。有了吳大澂的前車之鑑，自茲而後，又有誰敢「噉名希寵，有所覬覦」？醇親王奕譞的「預杜妄奏」一論，正是慈禧「袖裏乾坤大」，無其數宗法寶之一。對於奕譞本身而言，他當然也自險惡萬狀的宮闈之中和廟堂之上，擺足了隱者的姿態，表示他永遠置身事外，取得了保險。否則的話，他只要一言一行引起了慈禧的疑竇，「伴君如伴虎」，以慈禧的狠毒，他就隨時隨刻都會有性命之憂。

奕譞為使慈禧對他不致起疑，確實是用心良苦，裹足側目，他那份兢兢心駭怕純由內心的恐懼而發，並非故示恭謹，竭力避嫌而已。因為他對慈禧的為人和性格有充份的瞭解，心知她在情場失意，愛子夭折之餘，除了猜忌，冷酷與報復、洩憤心理，再也激發不起絲毫慈愛與溫情。慈禧的前半輩子是少年喪父，青年守寡，盛年孀子。尤其丈夫咸豐生前待她恩寵衰弛，幾欲置她於死。獨養兒子同治更是對她基於反抗的心理而自暴自棄，近乎自戕。就感情生活而言，世間很少有像她這樣苦命的女人，在經受那麼多次絕望的打擊以後，當然無從想像她會奇跡般的對誰特別鍾愛。奕譞有個親生兒子捏在她的掌心之中作為傀儡工具，甚至自己一家的性命都繫於她的喜怒哀樂之間，他能不臨深履薄的祈求自保嗎？

其實，奕譞並非毫無政治欲望，主張與作為

的「虛糜爵位之人，庸鈍無才之子」。相反的，由於咸豐一度欲振乏力，在內憂外患交相煎逼之餘，爽性自甘頹唐而以醇酒婦人自悞，他躲在熱河行宮不理朝政，不問外務。他的兩個弟弟便以親王的身份代兄就職。咸同兩朝恭親王奕訢銳意求新，力謀迎頭趕上，成為自強運動的領導人物，他可以說是早期維新派的領袖。奕譞則以守舊派的中堅自居，他素性保守，堅持本位主義，反對重用漢人，抱定排外心理，閉關自守政策。轟動一時，使曾國藩焦頭爛額，從直隸總督寶座上摔下來的天津教案，便是奕譞及其舊黨人物所支持、所策動的有計劃排外運動，副作用則在攆曾國藩下臺，以免他順利更上層樓，入軍機，主持朝廷大計。當他六哥奕訢力主懲罰負責官吏，斬決肇事首犯，派專人赴法國道歉。奕譞竟會公然憤而辭職，迭經兩宮太后慰留，方始銷假視事。可是他一銷假便親自呈遞密摺，猛烈攻擊在他六哥奕訢主持之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，嚴正聲明他為「盡君臣大義」，不惜「傷了兄弟私情」。在他那份非常重要的密摺裏，他直率指責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夷務，其弊端在於：

「其患甚久，其甚甚固，非在事之臣，竭力講求，盡事聽命，萬難有效。……推原其故，委因辦夷之臣，即秉政之臣，諸事有可無否所致。此格不破，將來皇上（按指同治）之前，忠諫不聞，聞亦不行，甚可畏也！」

他甚至痛切陳詞的指出，清制事無大小，一概稟命而行，唯有夷務之內萬不可行之事，諸臣却反倒事先與夷人商妥，然後再請旨集議。於

是

「……追朝廷不能不允之勢，杜極諫力諍之口，如此要挾，可謂奇絕！」

因此，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出來，同治薨前，奕譞以皇叔之尊，不但是朝廷的柱石，舊黨的領袖，而且還敢作敢為，仗直敢言。連得罪了他的親哥，大權在握，足與慈安、慈禧分庭抗禮，犯顏直諫的議政王奕訢，亦在所不懼。可是一到他兒子光緒當上了皇帝，他却立刻就急流勇退，高蹈遠引，將他所有的政治理想、欲望、主張與作為，統統放棄。

殺鷄警猴當頭棒喝

當光緒七年，慈安暴卒，奕訢更是心驚肉跳，坐臥不寧。慈安、慈禧、奕訢三人「同治」的局面，一改而為二人同治。三年後，到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三月時，由於法國入侵安南，奕訢等的表現懦弱無能，貽誤大局，遂為宗室盛昱等所參劾，慈禧正好利用這個機會，免去奕訢一切差使，命慶郡王奕劻總領總理各國事務衙門。當時另有一道旨意，命軍機處遇有緊急事件，需與奕譞商議辦理。奕訢和奕譞是兄弟亦係政敵，照說這是奕譞取乃兄而代之的大好良機。可是奕譞却因愛子為帝，為保全全家而對政治意冷心灰，他認為自己不該出頭。於是首由盛昱、錫珍、和御史趙爾巽等先後上奏：「醇親王奕譞不宜參與機務」，他自己則再三固辭至於痛哭流涕，心甘情願讓煮熟的鴨子飛了。

奕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都到了什麼程度？對

慈禧左右的親信又是何等低聲下氣的深相結納，還有一則很微妙的故事。那便是光緒十三年，慈禧命奕譞和李鴻章會同巡視海口，派她的親信太監總管李蓮英同行。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，衙門設在天津，照說當然應該由他負責接待。他為奕譞特地備下一艘佈置得非常華麗的座船，奕譞不敢乘坐。那李蓮英反倒堂而皇之的坐了上去，打着醇親王的旗號，昂然遊河。事為御史朱一新查訪屬實，便據實奏了一本。慈禧覽奏心裏很不痛快，同時辦與不辦，也很為難。因為按照滿清祖制，太監出京是要處死的。她不能讓李蓮英再蹈小安子安得海的覆轍，身首異處，一去不歸。便讓奕譞當面對質，問他可有這碼子事嗎？

奕譞深知李蓮英是慈禧「一日不可無此君」的人物，為了阿諛慈禧，救李蓮英的一條性命，他祇好當面撒謊，咬緊牙關不認承，硬說沒這個事呀。於是，李蓮英得了救，直言切諫的忠臣朱一新，却因而遭了不白之冤，以「誣奏」的罪名，終被革職。

豈祇李鴻章備下的座船不敢乘坐，即連慈禧特賞奕譞夫婦在紫禁城乘坐杏黃轎，這兩夫妻就從來不曾坐過一次。光緒年紀稍微大些，懂得人事了。但凡他父親奕譞能够見到他的面，每每總是語重心長的告誡他說：

「咱們一家百口的性命，都是老佛爺所賜，你可切切不能忘記。」

然而，長大成人，大婚親政以後的光緒，却未能體會得出他父母雙親迫於慈禧的淫威之下，委屈求全，事事退讓的一片苦心。由於外患頻仍

，喪權辱國，不斷的給他以刺激，遂而激發了他青年人的滿腔愛國熱忱，他顯得有個性，有骨氣，亟欲發奮圖強，有所作為，把他書房裏貼在牆上的那一份賣身契，和他父親多時不斷的告誡，拋諸九霄雲外。他矢志維新，謀求摹倣西法，引中日甲午之戰的敗績為奇恥大辱，口口聲聲的說：

「我不能為亡國之君！」

凡此，都是視光緒為傀儡，必欲他的言行舉止嚴格遵照「賣身契」上條文規定的慈禧，所斷然不能容忍的。尤其，甲午之敗，如所週知是由於慈禧挪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，致使艦隻未能更新，彈藥又不充份。黃海一戰，全軍覆沒而導致全盤失利。敗後，一手創建海軍的李鴻章，即會憤憤然的語人：

「假使海軍經費按年如數發給，不出十年，北洋海軍船廠就可以甲於世界各國了。何止於遭此慘敗？這次的敗績，我不能負其咎！」

因為慈禧心有內愧，所以，任何人對甲午戰敗所作的憤懣不平之語，聽在慈禧的耳裏，都是非常的刺心，光緒悲怨，在她更是份外的難忍。祇此一端，便是慈禧由她跟同治眞母子失和，演變為她與光緒眞母子失和的一大導火線。慈禧把心一橫，要對光緒下手，頭一步，她便懲治光緒比較寵愛的瑾珍二妃，用意即在殺鷄警猴，予光緒以當頭棒喝。

李蓮英曾施美人計

當慈禧業已對於光緒大為不滿，山雨欲來風

滿樓，光緒處境危殆險象環生的當兒，偏又有慈禧的親信，總管太監李蓮英，跟光緒結下了深仇大恨，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。他在慈禧的跟前對光緒落井下石，挑撥離間無所不至，使光緒在深宮之中的危機，更加深了一層。光緒和李蓮英結怨，可謂由來已久，於茲更烈。論遠因，厥在李蓮英有一個既美貌而又黯慧，頗得慈禧歡心的妹妹，經常出入宮禁，侍候慈禧，清宮上下都稱呼她為大姑娘。起初，李蓮英也曾有心巴結光緒，利用他妹妹的美色，誘光緒納她為新寵，可是光緒一向節儉，屏嗜欲，對於如花美眷尚且興趣缺缺。於是李蓮英和他妹妹的煞費經營，便成了個「落花有意，流水無情」局面。不但如此，慈禧基於愛屋及鳥的心理。對李大姑娘榮寵備至，進餐命其侍食，觀劇照樣賜坐。照道理說這實在是不合清宮體制，李大姑娘又是小戶人家出身，智識淺薄，舉止輕浮，難免恃寵而驕，態度倨傲。因此，首先就是慈禧的胞妹，光緒的生母，醇府福晉覺得很看不慣。

光緒二十年（一八九四）陰曆十月初十，慈禧過六十歲生日，宮中大事慶祝，連續演了好幾天的戲。醇府福晉當然也該在陪侍觀劇之列，可是當她獲知李大姑娘居然逐日都在座中，她不屑與之為伍，便推托生病，不曾入宮躬與其盛，然而慈禧一再催促，迫不得已，她祇好勉強奉陪。但當她眼見李大姑娘的驕狂之態，旁若無人。醇府福晉難過心中氣憤，連一刻兒也坐不住，她仍還是託詞不舒服，中途避席離去。為這一件事，文學士文廷式還曾寫過一首詩。

李蓮英和他妹妹所謀不成，幾次三番的自討沒趣。從此他便將光緒恨之入骨，不斷的在慈禧跟前煽惑。凡此，光緒並非懵然無知，相反的，他對李蓮英兩兄妹的這種小人作風還十分的嫌惡憎恨。於是，傀儡皇帝跟權閹之間越發的勢同水火。

就在慈禧六旬萬壽的前些時，光緒還曾忍無可忍的痛懲李蓮英。這也是李蓮英自入清宮以後頭一回大喫苦頭。但是就事論事，完全是他咎後由自取，怨不得光緒。原來，萬壽大典之前，宮中照例要演習禮儀，以昭鄭重，而免臨時會出差錯。光緒親自率領文武百官，和有職司的大太監預習儀節，那是他在表示他對慈禧的一片孝心，使演禮之舉也顯得格外的莊重。然而，李蓮英却故意的給皇帝難堪。他推說太后老佛爺那邊有事，公然遲到，而且一遲就是三個鐘頭，累光緒和滿朝文武，大隊太監心中好不焦躁的苦候。三小時後，李蓮英方始施施然而來。這一次，光緒實在是忍無可忍，他喝令把李蓮英拖下去，重打四十大板，使在場的人，無不為之駭然。李蓮英當然要到慈禧跟前去哭訴。新仇舊憾，使李蓮英然起了滿腹無名業火，兩宮之間的交惡，於是因這四十大板揭開了序幕。

正好，瑾妃和珍妃有把柄落在慈禧跟李蓮英的手上。

當時，慈禧業已歸政光緒，可是她外有軍機大臣孫毓汶，內有總管太監李蓮英，文武百官，宮廷內監，有的是她的心腹耳目。所以，她照舊把持朝政，暗中操縱如故，祇不過從前臺挪到了

後臺而已。尤其在那一段時期，她搬進了新修竣的頤和園裏，光是一天的開銷，就得一萬二千兩，窮奢極侈，駭人聽聞。慈禧捨不得花她的老底子，當然得千方百計的聚斂揆克，用賣官鬻爵最直接了當的方式來大撈其錢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李蓮英跟孫毓汶結拜為義兄弟，再和西便門外迤西路北的白雲觀高道士高峒元兄弟相稱，結成了高——李——孫的一條終南捷徑，誰能拿出大把銀兩，就能當官封爵，如願以償。

宮中太監索賄的風氣始終不改，帝后妃嬪的開銷相當的大，天長日久，難免青黃不接，窘態畢露。光緒既寵瑾、珍二妃，二妃的開支便唯有出在他的賬上。光緒年間，慈禧和光緒的開銷，例由戶部每年進奉慈禧十八萬兩，光緒二十萬兩，名之為「交進銀」。光緒的二十萬兩在每年二月初一筆繳奉，慈禧的十八萬兩分兩節一年。繳奉的日期是端節銀五萬兩四月底交，中秋銀五萬兩八月初交入，年下銀八萬兩則在十二月初。

珍妃失足光緒洩氣

慈禧當然並不指望這區區十八萬兩一年的交進銀，光緒則連同皇帝開銷，瑾、珍二妃所有的需用都得由一年二十萬兩銀子裏支付，開銷越來越大，便難免有捉襟見肘之苦，形成光緒的一大難處。於是，就有瑾妃、珍妃兩姊妹左右一心在想「過手三分銀」，也發點財的太監們，慫恿二妃，何不請光緒也學慈禧老佛爺的樣，得些大筆銀兩來彌補？

瑾妃一向挺怕光緒的一團正氣，她不敢出此

下策。珍妃呢，在娘家就驕縱慣了，她天不怕地不怕，又仗着老佛爺早有榜樣在先。她能大做特做；咱們爲什麼不該偶然玩它一票？她在光緒跟前極力陳言，光緒沒奈何，就答應了姑且試一次。珍妃左右的大大監高萬枝聽說皇上已經點了頭，財源大開，喜不自勝。忙不迭的便去找到了一个大買主，有人指定要買東南第一肥缺江海關道。此人姓魯，名伯陽，他早已經打聽確實了，現任江海關道，曾國藩的女婿聶緝燾，即將升任江蘇臬司。江海關道不日出缺。魯伯陽爲買這個肥缺，一共花了七十多萬兩銀子的運動費，珍妃實得多少，則不得而知。

總而言之，珍妃在一張小紙條上，寫上了魯伯陽的名子，藉枕畔絮語，拜託了光緒。當聶緝燾升官的旨意已下，第二天，光緒臨朝，樞臣入見，從馬蹄袖中取出一份記名候補江海關道的名單，請光緒在名單上選定一位，補授斯職。

營私納賄，賣官鬻爵，在光緒來說還真是破題兒第一遭。他把名單放在御案上，看了一遍，默默無言。然後他蹙額皺眉，也從袖子裏掏出了一張寸把長的字條，交給廷臣，吩咐他道：

「你去查查這人的籍貫履歷看。」

廷臣打開小紙條看時，上面寫着「魯伯陽」三個字，他答聲：「遵旨！」邀同輪值的幾位軍機大臣一道退下。都到了軍機處，查遍所有的各道各府存記名單，都找不到有魯伯陽其人。

無可奈何，幾位軍機大臣只好回去復命，經過詳查以後，魯伯陽既非候補道，也不是候補知府。

光緒還有點忸怩，他說：

「那就把吏部、戶部的堂官全給召來，讓他們去查查看吧！」

軍機處擋沒有魯伯陽這個名字，吏部、戶部當然也不會有。諸軍機察言觀色，見光緒彷彿有難言之隱，神情挺不對勁。這才有恍然大悟，原來是皇上也想做筆買賣了。便朝上磕了個頭奏道：

「皇上如果認爲這魯伯陽可用，不妨就委他這個缺吧。倘若一定要查明他的出處，祇怕吏、戶兩部也一樣的無案可稽。」

當時，光緒的反應是一聲長歎，老大不情願的點了點頭。這便是珍妃透過光緒，所作的第

椿買賣鬻爵不法勾當。

她這筆買賣可是成了交，那花了七十多萬兩運動費的魯伯陽却倒透了霉。因爲當他與沖沖的南下走馬上任，時任兩江總督的正是湘軍宿將劉坤一。他不但查明白了魯伯陽的底細，而且根本就不遵光緒皇帝的旨，劉坤一攔阻魯伯陽不讓他去到差，拖了幾個月，然後上本奏摺參掉他買來的官。魯伯陽儼然不成蝕把米，白白的拋掉七十多萬兩銀子，連一天江海關道都沒做成，他一氣之下入了深山，穿上道冠道袍修道去了。

然而，在頤和園裏，慈禧却藉由李蓮英，把這碼子事摸了個一明二白。光緒和珍妃，終於有小辮子捏在她的手裏了。(待續)

中外雜誌每月出版，人人爭購。遲了就買不到，敬請長期訂閱，以免向隅。

售價及訂閱價目：(平郵免收寄費航空另加)

△國內零售每冊新臺幣拾伍元，訂閱全年壹佰伍拾元。

訂閱兩年二十四期新臺幣貳佰捌拾元。

△港澳零售每冊港幣貳元伍角，訂閱全年港幣貳拾伍元。

訂閱兩年二十四期港幣伍拾元。

△其他海外區地零售每冊美金伍角，訂閱全年伍元。

訂閱兩年二十四期美金玖元伍角。

訂閱叁年三十六期美金拾肆元。